

§ 月下四重奏



當夜色如水，斜掛半輪殘月於希俄斯島天際，四個女子在安媞西亞的瓶畫工作坊中聚首。

外頭傳來微弱海潮聲與街角醉漢的腳步，島城雖未陷戰火，卻隱有危機潛伏——這是個談情也需看準時機的春末。

夜色從窗格灑進，瓶身的曲線在燈火中投下斑斕的影子。

安媞西亞正在調和深紅與赭石的顏料。

桌上有未乾的瓶畫、薄酒與甜無花果。三名訪客各自帶著沒說出口的憤懣與情慾。

裴夏靜靜倚著柱子，手中把玩著一枚繪有四瓣花紋的陶片，那是她與修昔底德擦身而過時他遺落的。她的眼神像是看進了夜色深處，一位剛正冷峻的雅典將軍，與她這無名賤籍女子之間的距離，遠得幾乎如同星辰與海灘。但她仍一次次在夢中見到他為她卸下盔甲、輕喚其名。

阿芙蘿盤坐在角落地毯上，懷想著在恩諾皮德斯天文館密室中與希波克拉底的奇遇。那位為果園掌事、沉默寡言的商人——在那夜，貼近了她的身體卻選擇逃避。那一刻的體溫與呼吸，比星辰還真切，卻也比星辰還遙不可及。她不知自己是愛上他強健的體魄，還是那一瞬間的混亂。

莫妮卡坐在窗邊，望向遠處燈火閃爍的山坡，她嘴角抿著一縷笑，那是德謨克利特昨日與她論及「原子」時留下的餘韻。那位思想家口中談論的是宇宙無涯、實體永恆，而她心裡惦記的，是他與自己擦肩時那溫熱一瞥。她不敢靠近太深，那不屬於奴隸的世界，卻讓她貪戀。

安媞西亞低頭在陶瓶上描繪四弦琴的圖樣，她從不信愛情，那是自由人的奢侈。對她而言，身體是一張牌、一次交易、一場遊戲，她用之與這世界爭取一點空間。可今晚，她眼角餘光望見這三個如花般盛開的女子，她忽然覺得或許愛情不是一場夢，而是亂世裡少數值得冒險的東西。

「你們啊，心裡都在想誰？這裡不是男人的世界。但我們仍得活得像樣。或者，像他們要的樣子。」安媞西亞語帶挑逗，但聲音柔和，像是想撥開沉默。

沒人回答，卻也沒人否認。

陶瓶上，四弦琴的輪廓逐漸成形。那是一張從未真正合奏的樂器，正如她們——四條線，四段命運，無聲織出亂世女子的渴望與困惑。

她們知曉，明日的命運或許會被賣去異鄉、投入權勢之爭。但在今夜，她們是彼此的見證——見證心中那股尚未死去的渴望：不只是活下去，而是，有人記得自己曾經愛過。

畫室內的空氣緩緩冷卻，裴夏與阿芙蘿情緒稍歇，莫妮卡則撫著空酒杯，低頭不語。安媞西亞走到門邊，輕扣門門。

安媞西亞：「有時我想，我們四個坐在這裡，也許比城裡任何一次將軍會議都更接近真相。」

裴夏：「真相？妳是說誰上過誰？還是誰背叛了誰？」

阿芙蘿（低笑）：「這兩者之間，其實差得沒那麼遠。」

安媞西亞（將一只繪有雙面女神的瓶子放在桌上）：

「有些人身在兩邊，卻不屬於任何一方。他們像這瓶子上的女神，一面朝著光，一面藏著刀。」

安媞西亞目光掃過三人，語氣忽然柔緩：「妳們覺得呢？斯巴達這張牌，在這座島上，是威脅，還是……機會？」

片刻沉默。莫妮卡的手指在酒杯邊輕輕劃過，裴夏只是望向窗外的月光。

阿芙蘿（語氣不帶情緒）：「我只知道，雅典不值得死心塌地。斯巴達也一樣。」

裴夏（淡笑）：「我不下牌，我讓他們來賭我——誰真心，誰輸得起。」

安媞西亞點頭，沒有表態。轉向莫妮卡

安媞西亞：「希波克拉底最近常來市集，看瓶畫的時間比買羊乳還長。他是個真男人。」

停頓一下，看莫妮卡的反應。

安媞西亞：「妳若靠近他，說不定能聽見比床榻還深的事。」

莫妮卡淺笑：

「妳就是懂得誇他。妳吃了甜頭還想分杯羹嗎，要不妳搓合一下他與阿芙蘿。」

阿芙蘿：「我不介意讓他嚐嚐我柔美豐腴的肉體，如果他真像妳說的那麼神勇，我也不介意陪同莫妮卡來個雙人行。」

裴夏（舉杯大笑）：「我也要加入。為我們不說出口的慾望和說出來的勇氣。不過，這希皮行嗎！」

安媿西亞大笑：「不試試怎麼能知道！」
莫妮卡：「漫漫長夜，不如先聽你說說。」

安媿西亞站了起來，將長袍稍稍撩高，赤足踱步至桌旁，手指在木面輕彈三下，「他碰我時不急不緩，就像在測一條河的深度。從鎖骨開始，唇沿著喉間、胸骨、腹脈一路下降，像在追一條隱形的氣脈線。他說我的身體像星圖，而他要從北極指向南回歸線。」

莫妮卡咬著杯沿，眉心輕蹙，眼中卻泛起某種曖昧。

安媿西亞微笑，語調一轉，聲音低得幾乎像是在夜裡呢喃：

「他進入我時，是靜的，不發一語，只有喘息與手臂的繃緊。他的腰每一次撞擊都是那麼猛烈，我喘息，他回應，直到我整個人被按進畫坊那塊冰冷的石桌上，像被釘在某個神祕的原點。他手撐著我膝蓋，低聲問我：「高潮，是不是一種週期？」

「我沒回答，只能叫出聲，他卻數著我的顫抖。」

裴夏臉色泛紅，悄悄轉開視線，卻不由自主地握緊了雙膝。

阿芙蘿臉頰潮熱，指節微顫，那卷星圖掉落地上她也沒注意。

莫妮卡呼吸微促，手臂上的絨毛都豎起來，像是某種被隱約挑起的饑渴，正在體內蔓延。

安媿西亞見狀，只是淡淡地將袍子拉回腳踝，回到陶瓶旁坐下，又描了一筆。

「人可以無愛而活，但若妳們有幸被那人這樣愛過一次，妳們會明白，就算那人之後不再愛我，我都不後悔。」

她眼尾帶笑，看著她們，不說破，讓那場春夜的烈火，靜靜地燒進每個人的心中。

阿芙蘿(舉杯)：「為夜裡的女人，不必等誰來點燈。」

莫妮卡(舉杯)：「為我們的身體，終於不再是回應誰的召喚。」

四杯輕碰，畫室內的瓶畫微微晃動，月光像從玻璃中流過的河。